

唯有真情才是好文章

文/房臣波

散文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我在一堂课外阅读课上认识“读书笔记”这个新鲜事物,当诗歌与文学出现在我的世界,告诉我语文不仅仅是课堂教材和应试工具,更是梦想的桥梁,可以通古博今、故国神往时,文学,仿佛一盏灯,照亮了我。

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其写书谱,亦是饱含深情提炼生命,无一不是毕生血泪的凝结——你看那起笔转折、汪洋恣肆,不正是生命不屈的抗争与歌颂吗?你看那遣词造句、淋漓尽致,不正是生活坎坷的磨砺和升华吗?

我曾连续两年在西安见到贾平凹老师,他两次给我的散文颁奖,一篇是悼念亡父的《坟》,一篇是关于西岭沟的《酸枣树》。其中一篇的点评,原话是这样的:“房臣波这篇《坟》,当时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用情特别真,世上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山可以改变,水可以改变,青山绿水可以变成残山剩水,唯一不能变的是感情,天下的文章,唯有真情才是好文章。写文章的人,其实一辈子都是在和伪情做斗争,这篇文章的感动之处,也就在这里。”

返杭时,我从舷窗望下,巍峨秦岭挺入眼帘,蜿蜒渭河波光闪烁,如此清晰而壮丽,那种震撼无以言表。这里是黄河的中游,是南北的分界,也曾是秦汉的沙场。秦岭的

壮阔、西北的贫瘠、黄河的汹涌、民风的质朴,孕育了大散文的华彩与包容。贾老师不喜应酬,两次都是酒桌辞别,第二次好像还有点拂袖而去的意思,粉丝太多累于声名吧。但无疑,他是个优秀的阅读者和导师。从此,“真情”二字成了我的图腾与信仰,无论文学还是书法,无论公文还是生活,我都把真情秉持在心,不做行尸走肉。我理想的状态是,高楼大厦,万丈深渊,贫瘠山岭,幽暗森林,我走到哪里,哪里就在我的笔下洋溢人间烟火,荡漾真情实意。

两次西行,四次往复,俯瞰秦岭,却仅有那么一回。当我再想看看李白、颜真卿,看看路遥、陈忠实,都被浓厚白云遮没了。唐诗唐楷是我文字的启蒙与范式,秦岭黄河是我梦想的起点与坐标,当散文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又听到“天下的文章,唯有真情才是好文章”,人生何其幸,能够经历这么一段玄妙的绝响并立志终其一生而践行。于我而言,一次,足矣。

踏入散文世界,一片自觉的、真实的,朝向他人与苍生的广袤领域,正在缓缓打开。

一片瓦的风骨

文/张锦凯

漫步于古镇的幽幽小巷,顺着历史留下的足迹前行,抬头一望:一角飞檐,片片瓦当,是千年传世匠心的延续,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灵魂和脊梁。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青砖黛瓦的记忆已是一个遥远的梦,或许只能用“秦砖汉瓦”来感叹一番岁月沧桑。

父亲好古,收藏了几片瓦当,也就是屋檐最前端的瓦。虽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我每每触摸那些用以装饰美化和保护木制屋檐的建筑物时,仿佛与历史进行了一场悠远而深邃的对话。

一片瓦,让泥土在烈火中新生,土与火的艺术闪耀着岁月的光辉,静水流年,风骨依旧。

檐上岁月,瓦上春秋,屋顶上的中国把东方建筑之美世代相传,撑起一方古朴、典雅、厚重的天地。“有瓦遮头便是家”,一片瓦的天下,从灰暗粗陋的外观开始就注定了它们平凡而不凡的命运。我有时会想,只有亲近泥土,沾了地气,才有人间的气息,不然怎么会有女娲捏土造人的中国神话故事以及世界各国神话中有关泥土造人的传说呢?而瓦,一身泥骨,遇火则刚,红砖青瓦里藏着人间烟火。简单的瓦是一种温暖的爱,可以遮阳避日,可以防风挡雨,犹如大地母亲般庇佑着瓦下一个个温馨的家,让人们的日子过得踏实。

何处是吾乡?瓦在,家在;瓦不在,家就在。“一春梦雨常飘瓦”中空灵缥缈……如果说“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是揭示了统治阶级压榨人民的残酷现实,那么“夜深微雨润堤沙,香风万家。画楼洗净鸳鸯瓦,彩绳半湿秋千架”则承载了平民百姓对美好家园最质朴的向往。“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由此可见,小小的瓦片是老百姓对一方家园最微不足道的企望,它能给人们带来家的宁静与温暖。

每间瓦房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读懂它,就在城市化的大潮中消失了。屋顶上那些饱经风霜的瓦片,形如一页页、一卷卷博大精深的竹简书,在《韩非子》里记载着自己的历史春秋:“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至贱的瓦器比贵重的玉杯更实用,平凡而朴实,接地气,也有人情味。一片瓦就是一片天空,既是一种物质形态,更是一段文化记忆,像一本读不完的书,历久而弥新。

一砖一瓦,皆为风骨。砖,方方正正,刚强不屈;瓦,弯弯曲曲,虚怀若谷。一个人的风度与骨气不也要如砖瓦那般,做到堂堂正正、谦虚谨慎吗?瓦上生炊烟,是乡村的风景;瓦上生瓦松,则是风骨的延续。松,从来就自带风骨之韵,而瓦松自然也不会例外。所谓“瓦松”?就是瓦与瓦的空隙间生长的一种外形如松的草本植物。风吹尘土扬,年代久远的屋顶瓦缝里就积攒了不少泥土。这些浅浅的泥土足以滋养被鸟或风带来的瓦松种子,让它们生根发芽,最后长成小塔的模样屹立于瓦屋之上。

日复一日,瓦松经受着风吹日晒、雨雪冰霜,即使再卑微,根也会向着有缝隙有泥土的地方延伸。在屋顶上顽强地生长,这是瓦松的风骨,也是瓦的风骨,因为它们早已相依相偎,相融相生。

江山是人民群众一砖一瓦垒出来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为民,守的是人民的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勤政为民当如瓦:瓦从泥土中来,为官者来自人民群众;老百姓为了遮风挡雨把瓦置于屋顶,为官者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被赋予权力与重托;瓦朴实无华且不失泥土味,为官者应平易近人、亲民爱民、多接地气;瓦的一生守护着一个家,为官者的一生就应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片瓦,风骨可鉴。为官者若是如此,应该是合格了吧。

当我与远在新疆塔城的哈萨克族笔友鸿雁传书,而后又在高考前断了消息,远方的地平线就成了我的牵挂;当我寒窗苦读十数载,从泰山脚下到六朝古都,告别故乡也就有了乡愁;当我怀揣着毕业纪念册,来到花花绿绿的南京校园,情感的懵懂与迷茫曾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当我在大学校园捧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读到泪流满面,猛然发现,原来文学可以如此冲击灵魂震撼生命;当我离开南京来到杭州,蔷薇花下闪烁的泪光告诉我第二故乡的沉重,澎湃的钱江潮水涤荡我漂泊的灵魂……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屡败屡壁,我都会紧紧握住手中的笔,记录这一切。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它歌唱。”我很推崇路遥的这句名言。文学以情相通,都通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加工提炼实现生命的升华并映照大千世界、感化芸芸众生。

古之贤者,来往不绝,幸得古文,我们与之交流意会。当年,向秀

亲眼见到嵇康、吕安被司马昭所杀,经其旧庐,听到“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仿佛回到了行刑那天嵇生“顾视日影,索琴而弹”绝响《广陵散》的场面,“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遂作《思旧赋》,情真意切,百感凄恻。他看淡生死,从《庄子》中找到了自己,“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他认为,大鹏与小鸟,是本质的平等,实现了自己飞翔的价值,便是生命存在的意义。陶渊明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不与世事相逐,以“冲澹深粹,出于自然”之功为历代传颂,也催生了我生活劳碌之余隐逸于“空中花园”,在躬耕自资中放逸年华、栖托灵魂的生活方式。当日暮夕阳,我已在楼上忙得直不起腰,隐约看到西湖时,常常会想到陶渊明的菊丛与林逋的梅园。

唐富阳小吏孙过庭以《书谱》明世,区区三千七百字,论书之余,何尝不是一部名垂青史的散文?列入教科书是毫不逊色于《滕王阁序》《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这些千古名篇的。官场深似海,谗议锋于刃,退而著其述,“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

老汪说宋瓷

寻瓷偶遇

文/图 汪少一

寻瓷的路上,碰到心仪的瓷片,常常出乎意料,得之更是偶然。

早先,在杭州一位朋友的微信朋友圈见到了一块南宋官窑瓷片,它的足端用釉水裹着,底部是用垫圈垫着烧的,这样,就在底部留下了一圈呈玉璲状,通俗点说就是玉环状的垫烧痕,很漂亮。

此前,这种玉璲状的垫烧痕常见于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上,再往前推,能够在元代龙泉瓷器上见到。陶瓷发展史上,通常把这种玉璲底或玉璧底的起源都定在元代。

杭州的郊坛下官窑和修内司官窑先后进行考古发掘后,这种玉璲底偶可见于南宋官窑考古报告或简报中。从溯源上说,这就把瓷器

玉璲底或玉璧底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一两百年,延伸到宋代。

可惜,我在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多次展览中,一直没有见到这种玉璲底的实物。而在民间收藏中,对能够产生这种玉璲底的垫圈,也就是窑具,倒是见过几个。

看到了朋友的这块南宋官窑玉璲底瓷片后,我一见倾心,立马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地铁1号线,穿越钱塘江,照例不打招呼,直接赶到吴山广场朋友的店门前。

可是,店门闭着。微信上问朋友,说是赶到郑州参加旧货交流会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至于那块南宋官窑瓷片,朋友说,很抱歉,微信上刚一晒出,就被客户订下了。

可惜他不在杭州,若在,可以让我先上手,过过眼。

古玩圈中常说,好东西总是让人快乐和伤心的。这次,我尝到的是后半段。

沮丧中,我在河坊街走了上十分钟,看街头人来人往,三三两两都有明确的方向,可我却没有方向地在那里闲荡。走到劳动路,看到街东侧有个朋友的店门开着。这位朋友我听过他不少传说,最触动我的,就是他待捡瓷片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薄。起初,我听捡瓷片卖瓷片的农民工兄弟这样说,后来我陆续听到同是开店的朋友也这么评价。

这位厚道的朋友一直让我仰望,但交往不多。早市上碰到,常常是眼光对视一下,然后点点头。

我振作精神,头回走进他的店里。朋友没有多客套,就起身去烧茶,看样子有留我坐坐的意思。待茶叶慢慢舒展,我们的话题也随之聊开,甚至触碰到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他说,别人都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收集瓷片,也确实积攒了那么多宋代瓷片,可是,他在整理瓷片、琢磨瓷片上花的功夫很有限,可能只用了一两成的精力。想想,挺有愧。

我问,那平时都在做什么呢?他说,古董店里人来人往的时候不多。没事时,就看两眼股票,看着看着就盯牢了。这些年,一直在陪股

市上坡、下坡,上坡、下坡、下急坡。

我说,那收益怎样呢?他说,老胡(杨进)炒股在那么低的点位进去,一点一点地加仓,都是个输,我们小股民一直泡在市场里,又追涨杀跌,那还不是跟孔夫子搬家一个样。

我问,那股市里的钱都跑哪儿了呢?他说,那还不简单,公司上市时,彩一剪,锣一敲,就从股市里背一大布袋钱走了;大股东解禁时,又不声不响地你背一袋我背一袋走了;平时的交易,证券经纪人也要拔根毛。等到什么时候股民受到善待时,股市才有希望。他忍不住感叹一句,幸亏是这满屋子杂七杂八的东西占压了一笔资金。

我说,那看来,还是瓷片等旧物讲感情,人厚待它,它也厚待人,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些曾经的过往。

俗话说,贼不走空。走之前,我也想过从他这里寻块南宋官窑瓷片。他从墙角拿了个鞋盒出来,我一眼就被盒子里的这块南宋官窑底足片所吸引,它底部平整,也是用垫圈垫烧,同样留下了一段玉璲状的痕迹,可以媲美那块擦肩而过的官窑片。

感谢朋友的惠让,我把它揣在大衣口袋里踏上归程。下了地铁,坐在路边,拿出它再端详,见它裹挟着凤凰山八百年的苍黄,平实,恳切,含着温度。



南宋官窑底足,垫烧痕呈玉璲状。

